



中助教久我克明述

# 種痘龜鑑

東京醫學校分版



横田謙益

種痘龜鑑

種痘論

夫天之生物各適其宜、無不有護身養生之理、魚浮以胞游以翅、鳥飛以翼、翩禦冷以革毛、鵝鴨之能游泳以其掌也、鶴鷺覓食于水項足長也、蝙蝠無足不能行地則有翼端懸掛之鉤、象頸短不能俯仰則有鼻端拾掇之指、其他如蜘蛛、螺殼、蟬鉗亦無不有護身之具焉、且其遇病也、野鷄滯食則咀藜葉以吐穢物、野猪逆上則磨傷頸於樹木、傷脈以瀉鬱血、是皆造化之妙使自知養生之法也、人之所以爲萬物之

靈者以思慮知覺超過于羽毛鱗介之屬、而又有健康長壽之性也、然或受父母之遺毒、或由外來之交感與情慾之私、遂生百般之疾病、而損天年者亦不尠矣、西國學醫者能格物致知而力行諸實地、講求其理、故其論益審其術益精、可謂探天地之蘊、發造化之妙矣、如占拿氏所發明引痘是也、痘瘡者一種傳染病而戕害人命、莫甚於此、案此証太古無之、

皇國

聖武天皇天平七年乙亥春始起於筑紫也漢土後漢建武年中將軍馬援征武陵蠻時兵衆罹此病遂

傳延而入中國、因名之虜瘡、又以形名豆瘡也、亞米利加洲紀元三百六十年歐邏巴人來傳其病爾後蔓延死者至三百萬人歐邏巴洲此病起原諸說紛紛未詳紀元四百年間大流行於阿黎米國、又五七十年以來惡性痘流行於伊太理亞及佛蘭西死者不知幾巨萬也、以此觀之痘証之起雖萬國未詳其創均是同性傳染病也、天平以降、醫治無法、當其流行則沿門閭鄉一縣一洲、比比相斃北邙爲山、其慘毒殆不可言父祖失兒孫同胞連屍憂愁無窮其僥倖而存者或傷耳目手足爲廢人者不遑枚舉也、

上天好生之慈心、降牛痘、以制人痘、顧天下後世之  
嬰兒、免此厄難、永躋壽域、不亦多幸乎、

夫牛痘之發見于世、耶洋曆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木  
寔政八年、英國有醫占拿者、始究牛痘、制人痘之理、其五月十四日偶見採牛痘之婦人感牛痘乃取其漿、試種諸兒女兩臂、果有効、其証經過毫不異於天花也、七月一日復試取人痘、以種其兒、則一顆不出、遂斷然決意、更採牛痘、遍傳數人、又能知其性不變、有預防之效、於是反復試驗、百發百中、活人無算、英王嘉獎、賜之萬金、建種痘院於龍動府、以占拿爲都督、

嘉永己酉和蘭醫有門尼幾者、始載痘苗至長崎、授之柴田氏、直種之三兒、一兒發一顆、嗣後以人傳人、其法至簡至便、微無災害、實可謂濟生之妙法、贊化之大道也、庶幾業醫者、宜究斯理、施斯術、使人無夭癟之患矣、

牛痘性質

牛痘性也者、一種固有之氣、在其疱瘡中、非如他流行病、因於風、或因於衣服屎尿、而傳染者、也、其漿粘稠而透明、如白露、無臭氣、微有滋味、其質恰如水與蛋清、試分拆之、又以顯微鏡、檢查之、更不見異狀之

物特其有傳染性、施于人身而可知耳。雖天宰化工之妙不可量知、然本草綱目有牛蠚克免痘之說、牛蠚猶奏効。况牛痘乎、施之入人身、撲滅於天行痘感受性必矣、豈可毫髮容疑哉。古人謂其感受性消亡之期、在種痘後第六七日也。

種牛痘而要知其預防力之效、宜以痘形狀經過則無誤。其所證種痘後第二發熱及收癰落痂、毫無疑似之証、顯然遺於網樣班痕者、是可知爲十全之功也。

種痘法

其汎不論春夏秋冬、不拘寒暖晴雨、雖不分男女年齡強弱、然生後從三月至十二月、最爲良期、但其生齒期、腺毒、疥癬、及疳疾、痢病、疫熱者、可俟病痊、然當天花流行、則不論生後日數微恙少患、皆宜種痘也。將種痘時先揭小兒兩袖、紮膊、或用小繩、橫穿兩袖、結束、男先左女先右、醫者左手執嬰兒手于腋下、勿令伸縮、使外皮微撓張、右手取沾槧鍼、向於消燬清冷淵之部位、少斜刺入于皮下、約一分以少見血爲度、次以其鍼頭轉摩擦瘡痕、切誠粗暴用鍼、若出血多則使痘槧共流出無効也。

種痘箇數雖隨年齒強弱及時令寒暖有所增減大  
概半歲者四箇至六箇一歲二歲者六箇至八箇三  
歲五六歲者十箇乃至十二箇其種處兩間之距離  
凡可隔六分否則當灌膿之時乃有簇合之患也  
如法種畢俟兩臂血點既乾而後徐垂衣袖襯衣宜  
用柔軟絲細若衣服龜硬者恐致擦損或爲防搔破  
種後自四日至十日間用軟布卷於臂亦良種痘者  
別不要醫藥唯避寒熱節食三週之間行半身浴可  
也若非常發炎熱者用緩下劑或種痘之部焮衝而  
苦痛者冷溻法有效

採漿法

撰健康之兒無他疾病種後第七八日痘証整然灌  
漿滿足者醫斜取種痘鍼向庖輕輕刺破將痘面中  
央一點硬癧微揭過一二分時乃俟明亮如白露清  
液湧出以鍼頭注痘漿宜沾鍼授于種痘師  
出痘有數其漿雖良善不可妄破多顆分於多人大  
概一顆接四五人爲良大人之漿或無効

真痘

種痘後一二小時鍼痕尚存其部周圍稍發赤色有  
隆起或不然者其色須叟消散唯遺小創痕而已第

三日創處再現赤色、微突起于皮上、恰如蚕咬之痕、按之少掗張而圓形有粟粒大之核、其色鮮紅、第五六日起張而疱中現行漿之候、殆如真珠寶光、疱內少含透明稀液、上面稍凹、猶有根脚、其形隨疽狀全圓或橢圓也、

第七八日、痘疱大腫起焮衝爲紅暈、而頭額掌心俱見微熱或焮衝甚達于皮下、腫脹增大其餘勢有及腋下腺者、則抱兒者慎勿觸於腋下、其性銳敏者、有發搐搦怔忡、或大熱苦悶者、

第九日十日、痘疱豐熟、而濃漿充漲疱將裂破、其形

大約三四分高一分半徑一分乃至二分、脚外紅暈漸次消散、痘心始見收鑿之狀態、

第十一日、諸証解散、痘漿變黃蠟色、從中心乾涸結褐色靨、其痂光澤堅厚帶黑色、半月之外逐次落痂、若痘疱破壞則結痂無完準矣、落痂後細看其疱內、白色平滑凹窪、顯然而存班痕如綱者、是真痘之証也、

種痘後、至第三四日而發熱、稱之第一熱、又至第七八日、而發熱、稱之第二熱、其熱度之輕重、各有差、輕者勿論、其重者或皮膚淡白、全身壯熱、脈疾數、微渴

或嘔吐流涎、下利、搐搦、此熱二十四時或三十六時而多解散、又發熱之間、痘之周圍、或全身、就中上部半身發於粟粒大之疹、此証多在豐血之兒、又有發疱於痘之隔部者、是所希見於腺毒質者也、

又或因稟賦及時令之變、發期不能無遲除、或有八九日而發者、或有十四五日而後生者、

僞痘

痘証經過無定準、大異於真痘、種後第二三日而生核子、見赤色第四五日而爲疱、其漿如黃白膿、或不至灌漿皺縮乾涸、其痘形項尖而不平坦、其色淡白

不發紅暈、及第七八日收膿、其痂黃而薄、又有中央厚而邊薄者、其疤淺而不著明、或有全無瘡痕者、又第三四日已爲疱、五六日收膿或有發羅斯狀掀衝者、至第九日十日、而其掀衝增盛、達於臂及腋、或波及于渾身、而有發熱脈數煩悶、兼腋下腺大腫起者、或疱不乾固而潰爛、或爲腫瘍而有漏多量之膿、而後結大痂者、發是等証者必於種痘前、患疥瘡、頑癬、其他慢性皮膚病者、殊於惡液質者、多所目擊也、

或種痘之部、有爲他之皮膚病誘發之地者、又有疱

內爲疣目、血腫囊狀、水泡、水痘狀、而膿混血者、皆僞痘不足以防天花也。發此証者、或有再種而不感者、故發不順痘、如彼者、再三試種可以樸滅、感受性也。

蓄藏痘苗之法

牛痘苗者、貯法得宜、則數月間、能存其性。若遇陰陽乖錯、電氣感動、及隆寒盛熱、則亡其性。其法善性無病之嬰兒、種後第七八日、痘証整然、灌漿充實者、撰之以種痘鍼、微刺破之、待漿液湧出、而後注之小玻璃管、管口斜接痘瘡而其漿入管內、寸餘則除去之、左手抱其管、右手打其背、再三見痘漿至管之中央、

乃認漿在處、上下各距半寸許、以鉗切其兩端、用朱蠟固封而貯。

將種痘則如前、切管之兩端、納諸稍大玻璃管、更接漿管、其兩管以拇指與食指撮之、以口吹出其漿、如

法用之。

痘痂者、撰其証良然、種痘後第十七八日者、採之直抱合、痂內面、而入硝子版或鑊、密封、其版復納于大硝子鑊或竹筒、以木炭末埋之、固封以貯焉。方種痘之時、則取出其痂、將刀尖刮取、齷申之肉、入磁器、以人乳汁濕之、然後用棍研磨、成漿供用。

西國醫舉牛痘變性之說曰近年見種痘者發熱痘形如舊不大而再感于天行痘者間有之蓋由痘素經年遞傳於許多有病無病之人體遂變本然之性哉顧痘苗要鮮新採牛痘直種之人則其功力尤優矣此說實丹信也竊疑如疥癬癥毒以入傳入經幾星霜其性今尙不變則牛痘豈獨有經久變其性之理乎往古占拿氏所種者間有再感見于史乘克明聞之抱獨英西國醫多有唱此說者近年於歐邏巴諸州各設牛舍從牛傳之牛採其漿直播之人爲良也然予未見於牛痘變性之確證種牛痘而發

真痘者雖免天花毫無疑然由于人之性質再有感

天花者故牛痘者再種而要試初種之效力也

或曰取人之牛痘接之犧牛其所感發痘苗亦可以種于人于時明治二年己巳十一月於東京築地牧牛所試種諸二犧不感三年庚午二月又以舶來痘

菌種之二犧一顆不出

傳聞牛痘也者發母牛今接之犧牛故不感乎又種人之牛痘而所發之痘於牛體其性力無異于彼天花乎抑自然牛痘者不拘牝牡及年齒哉又由寒暖風土哉冀濟生之土若其地方有牧場則宜使牧者

知牛痘發生之徵

牛痘徵候

訶傑兒氏曰牝牛發痘前數日不欲飲食、乳房溫度增加、而所出乳汁漸減少、尋乳頭外面發見赤色細小之結腫、其頂遂次變而爲微凹之庖、第四日至第七日全熟、此庖充透亮水漿如真珠色、漸爲膿狀其周邊紅輪、此時觸其乳房則有痛楚之狀態、第十二日至第十四日、而收靨落痂之後、歷歷遺留赤色瘢痕、此痘瘡雖不可辨知其自然發生與傳染、然經過整整不異于人痘、予詳所親驗也、

再種之說

或曰種痘者雖經年之久猶可免天行痘乎、恐能力衰耗難保數歲之後、矣此說似有理焉、蓋再種之法不可定以初種之年月、可隨各人之體質而定之、侃斯達篤曰凡牛痘再種之期限、雖有衆說、以成男成女之年紀爲良方、此時則人身感受性必一變故再種牛痘、而所嘗種痘性奏實効、可以防於天行痘、其功力尚存與否、以此試之可也、

洋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普魯士國、兵士二萬八千八百五十九人、欲試牛痘再種、而檢之、其中六千三

百七十三人者、痘疤既消滅不分明、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九人、盡沾接其證例、如左

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二人、發水疱

四千四百四人、發疱不整、

七千五百九十三人、不感、又再種之、其發疱者千五百七十九人也、

按發此水疱者、初種之痘性漸衰耗、而減防制之力、乎若遇惡痘流行、則爲其所感傳、亦未可知、雖或有傳染者、多變痘而未有如未種之人罹危險而死者、也是故欲終身免於天花之厄者必不可以不再種

也、嗚呼世之仁人君子、使嬰兒得無夭札之患、永游嬉、熙熙之臺、則豈不亦贊天地好生之大德哉

明治四年辛未夏五月

大學種痘館幹事

大學中助教久我克明述

種痘龜鑑

終

西村正齋圖書

東校醫院官版

東京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發兌

同

島村屋利助

馬喰町二丁目

